



三个调皮蛋

SAN GE TIAO PI DAN





三个调皮蛋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62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的六篇小說，写的都是少年朋友們自己的事儿。这里面有热爱集体，热爱公社的少年“小沒魂”、老九、小栓子、小紅。他們把集体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認為能給集体出一分力量就是莫大的幸福。也有像刘火、紀全、张小順这样的調皮蛋，但是他們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后来都变成了好学生。还有描写汉族和土家族儿童友誼的故事。少年朋友們一定想知道他們的故事吧！願你們从这些故事里得到新的启发和新的知識。

目 次

“小沒魂”放鴨	馬春阳	3
牛車少年	揭祥麟	26
一只鑲銀的咚咚喏	孙健忠	41
旗	左 紅	61
月光下	楊 嘯	75
三个調皮蛋	柏 叶	86

“小沒魂”放鴨

馬春陽

綠澄澄的河水，平平靜靜，像條油光水滑的綢帶，圍在罡(gāng)灣的腰間。

一陣嘎嘎呷呷，從西河口游來一群老鴨，有黃有白，有灰有花，像給綢帶綉上了采色花朵，實在愛煞人！

副業主任唐大爺，撐着小船趕鴨。他高興地想着：有這群好鴨，如果有个放鴨老手就更好了。他把鴨丟在河里尋食，自己就找到支部書記黃叔叔，劈口問道：“放鴨的定了沒有？”

“定了。”黃叔叔舉起榔頭，扎扎實實地打鴨欄木桩。唐大爺問：“是老維金？”

“老維金？”黃叔叔說，“說了几次，可人家搭架子呢。”

“除他還有哪个？”

“陳媽媽的儿子。”

“他！”唐大爷一惊。“与其叫他放，不如早送鴨子回娘家，省得破攤子日后难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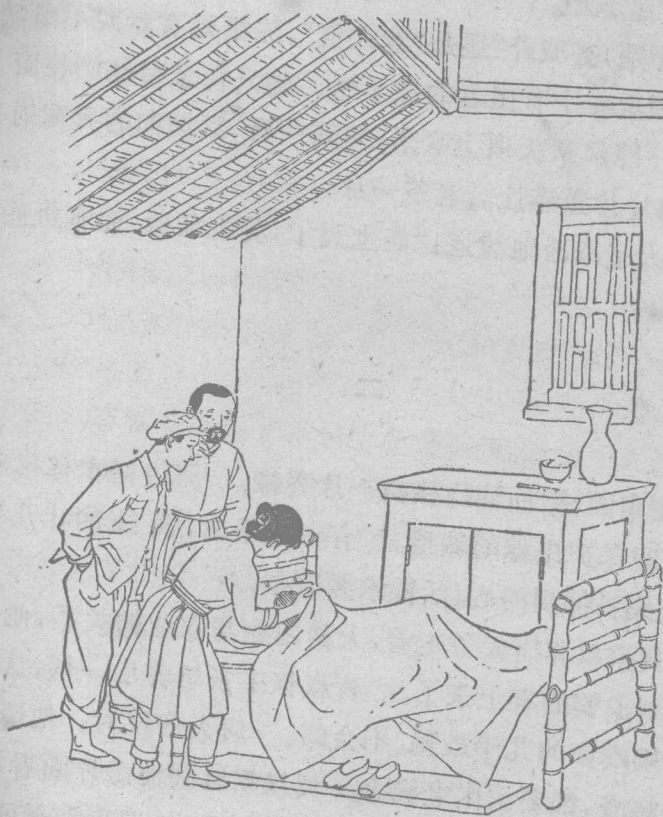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小看他？”黄叔叔摇了摇木桩后，又打上几榔头，木桩稳固了，又说，“人家娘有心儿有意嘛。走，找他上任来。”

路上，正巧与陈媽媽碰面。她刚栽秧回来，忙得腿上泥巴巴还没洗净哩。黄叔叔告诉她，队里同意叫她儿子去放鴨。她听了，连念几声阿弥陀佛，一手拉一个，边跑边说：“他没个老子管，我也没法，交把你们好。磕头谢谢。”

到了家门口，陈媽媽指着上了锁的门，好气又好笑地告诉他们，今早，他儿子同孩子们玩，在河边树洞里摸到一条大鲢鱼，老维金家儿子腊狗儿跟他抢起来，结果把鱼滑跑了。她儿子扳起树根，把腊狗儿打了个头破血流。她知道了，向老维金家赔礼不算，还认一半医药费。回头就把她儿子关起来，先让他坐三天家牢，看他知改不知改。

黄叔叔笑道：“关住人关不住心。小牛不穿鼻子就强(jiàng)，一穿就乖巧了。”

陈媽媽开了门，看看屋里没人，只见床上棉被拱着，踏板上摆双前有洞后无帮的单鞋。“你倒自在，快放鴨去。”陈媽媽拉开被，把人笑断腰呢，原来是一个草把儿。



黃叔叔笑了笑：“他会唱‘空城計’哩。”

“钥匙挂在肚肺上——活开穷心！”唐大爷摇头說，“簡直是‘惹人气’！”

不管是“空城計”还是“惹人气”，陈媽媽有話說不出，哪家不願意养个有出息的孩子啊。她只得又帶他們往廚房找。一陣風从头顶上吹來，仰面一看，靠烟囱的天窗通了，玻璃片片撒滿灶君老爷一身。

唐大爷冷冷地說道：“能上天了，莫說放鴨，連雁也能放了。”

二

庄东面，嫩油油的秧苗一片碧綠。河边树木郁郁葱葱，像座保护庄稼的城墙。有一棵桑树，滿枝的叶儿果儿，树头斜伸到河心，活像水閣凉亭。

黃叔叔和唐大爷走着，大談副业与农业的关系，他們又扯到放鴨的事上來了。黃叔叔主張培养后一代，认为讓陈媽媽家的儿子放鴨，不会錯。唐大爷反对。他情願磕头烧香，都要請出老維金。黃叔叔感到他是片面看人。陈媽媽的儿子，确是一头沒穿鼻子的小牛，但也完全可以教上路的。去年夏天，陈媽媽家的儿子逛到队的菜园里，只見架上的黃瓜，釘釘挂挂；地下的番瓜，扁扁大大。 噉

嗨，黃瓜做槌，番瓜做鼓，咚咚咚，敲起來可熱鬧哩。他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摘了番瓜又去扭黃瓜。這時，唐大爺一見，氣呼呼地罵他是“小三只手”。他聽了很氣，正要跟唐大爺鬥，碰巧，黃叔叔趕來了。黃叔叔問明情況後，先批評唐大爺不該不分青紅皂白，亂開帽子店；然後向他看了一眼，說：“你家自留地有瓜嗎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怎麼長起來的？”

“媽媽起早帶晚忙的。”

“你說你媽可辛苦？”

“辛苦。”

“要是有人摘了你家的瓜，你媽心痛嗎？”黃叔叔見他紅著臉低下了頭，接著又說：

“聽叔叔話，往後再不能這樣玩法。”

從那以後，他才真正懂得要愛護公共財物。有一天，臘狗兒約他去摸隊里塘魚，他不但回絕，還拖臘狗兒到大隊部告狀。

他們談時，陳媽媽無心插嘴，看到那邊樹頭上，有个人在摘桑果兒吃。她猜不准是誰，就“喂喂”地喊了兩聲。突然，一個黑黝黝的團團兒，從樹上飄落下來，撲通一响，河面上飛濺起一串水花，人兒不見了。她驚慌地問道：

“黃支書，你們看到了沒有？”

黃叔叔說：“看到了，就是你家的寶貝兒。喝，既能鑽天，又能入地，本領大哩！”

遠遠的，一群鴨正朝這邊游；游呀游，游得真快活。突然，它們像碰上了水雷，猛地爆炸了，撲着翅膀，亂叫着向四處逃跑。一只肥鴨，哇的一聲，扎進水里去了。就在那兒，咕嘟冒出一個東西來，像只臃腫的大青蛙，几下子便竄到河邊爬上岸，溜到他們跟前：“叔叔，大爺，我能放鴨嗎？”

他就是陳媽媽的兒子。由於他頑皮出格，膽大包天，人家都叫他“小沒魂”。

“能屁！”唐大爺看着“小沒魂”那副怪模樣，板着臉孔，“你只能做孫猴子，上天鬧天宮，入海鬧龍宮！”

听了唐大爺的話，“小沒魂”瞪大珍珠眼，昂起銅澆頭，鐵鑄的手臂突地舉出一只肥鴨，在空中搖晃着說：“這兒瞧！連它還服我呢，怎說我不能？”

“能是能，不過……”黃叔叔摸摸他水淋淋的頭髮，故意問他：“你幾歲啦？”

“虛年十四，屬牛。”“小沒魂”眨眨眼，反問道，“你也嫌我小嗎？嘿，我爸七歲，就替人家放鴨了。”

黃叔叔向陳媽媽使個眼色，又說：“不過，你爸放了十多年鴨，可鴨子一是不生蛋，二是常瘟。你知道嗎？”



“小沒魂”竭力为他爸辯护：“那能怪我爸沒本事呀？替地主家干活，尽什么心！”

“你現在放鴨可尽心？”

“小沒魂”把肥鴨摟在怀內，同它亲亲嘴，捋捋(lǚ)羽毛說：“叔叔，我就喜欢鴨……”

“对！”黃叔叔拍拍他的肩膀說，“只要你喜欢，你就能尽心把它們放好。这三百只鴨，就交給你了。”

“小沒魂”得命似的放开肥鴨，大声說：“媽，你十把鎖也关不住我了。”說罢，拔腿就跑。

“等一等。”唐大爷連忙叫住了“小沒魂”，指着河边那条小船說，“你会撑船嗎？”

“小沒魂”搖頭說：“不会。”

“活开玩笑嘛。”唐大爷轉脸对黄叔叔說，“我声明在前，养鴨为的粮食丰收，全队有二百亩晚茬秧苗，急等追肥，鴨糞赶不上，只好买化肥。我已同供銷部訂过合同，他們保証供应，要我們在十天內，先交二千五百只鴨蛋……”

“不能少嗎？”

“不能。”唐大爷說，“又要炕小鴨，又要过端阳，任务紧哩。你說，他連船都不会撑，合同岂不要落空么？”

黄叔叔有些为难地說：“放鴨是需要个內行人，不过老維金不肯干，也不能强迫呀。抽其他劳力，也都是生手，不見得就有把握。怎办？”他頓了頓，向“小沒魂”看一眼，又說，“讓他試几天再說吧。”

三

晚上，天很黑，沒有月亮，只有星星眨着眼睛，閃爍着微弱的光亮。

“小沒魂”在河里学撑船了。沒来以前，媽媽把她能說得出的一些放鴨“經”，都告訴了他。什么鴨子怎么叫

就刮风啦，鴨子归栏是春黄昏秋半夜啦等等。黄叔叔也同他談了放鴨的好处，还鼓励他从头学起。打鉄的要先学会拉风箱，当兵的要先学会擦步枪，当然放鴨的就要先学会撑船了。

他拿起篙子像舞剑，这边一搗，那边一戮，小船摇摇摆摆，晃来晃去。他不服邪，手里篙子不停地上上下下，撑呀撑。嘭！撞上树根，船突然往后一抽，他没站稳，嘴磕在船帮上，一个門牙落了河。他站起来，吐掉咸涩涩的血，摸着嘴里那个牙豁豁儿直发笑。

蹦瞪！一条大魚跳上船。他高兴极了，一个門牙换条大魚，上算上算。他两个手指勾魚鰓，提起来望着魚摆尾哩。呵，尾巴，他常見魚游水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灵活自如，主要靠尾巴。对，篙子应作尾巴用，尾巴等于船的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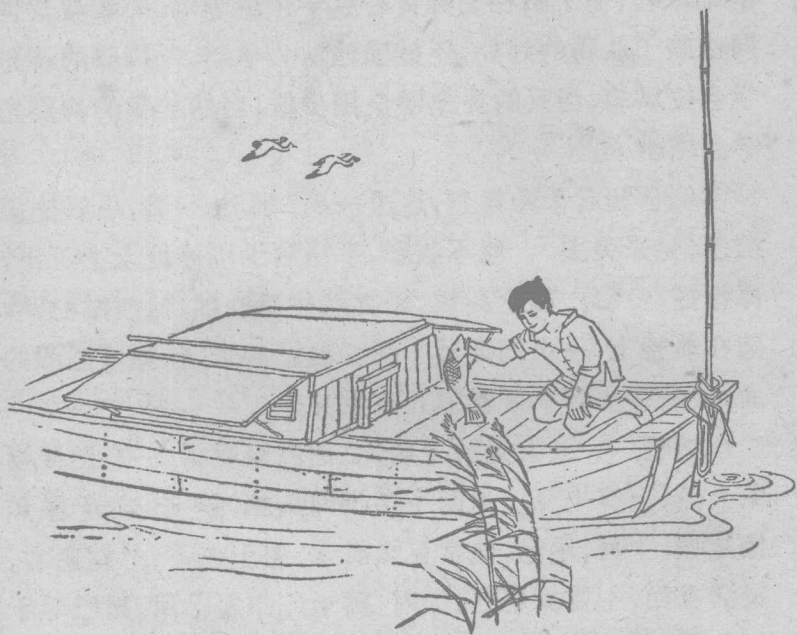
他試了一陣，船逐漸听話了。接着又学会了靠船下篙的技巧，掌握了篙代舵的性能。

他整整学了一夜。

清晨，“小沒魂”拾滿一籃子蛋，送到队保管室，回头放鴨下河，撑着小船，悠悠蕩蕩，跟在鴨后头。

游不多远，一只号头鴨^①叫了，它們爭着向南岸游

① 是鴨群里的自然領头的，上田、下河都由它呼喚。



去。有的爬上岸頂，蹬着紅腳爪，直跑進秧田去了。

“小沒魂”料到來不及了，撲的一聲跳下水，一個猛子栽到邊，溜上岸，把鴨子趕回河里。

這時腊狗兒扛着漁網走來，約“小沒魂”一道去蕩魚。

“小沒魂”指指鴨子說：“現在我当了鴨司令了，黃叔叔說責任重大呢。”

“那渡我過河吧。”

“這行。上船。”

下晚，腊狗儿蕩魚回来，又坐“小沒魂”的船渡河。在船上腊狗儿从魚壺里拖出来一条足有三斤重的黑魚，說：“你有我的本領大嗎？”說話时那副神气，实在气死人！

“小沒魂”用鼻音哼了一声，不甘示弱地說：“明天看我的。”

第二天，“小沒魂”把鴨子放在四汊(chà)港，他天真地认为这里四通八达，鴨子不会上秧田。自己就撑船同腊狗儿蕩魚去了。

唐大爷对“小沒魂”做事很不放心，抽空到四汊港来看看。只見滿河是鴨，有剔毛的，有边游边叫的，有屁股朝天掏食的，也有埋在岸坎草窝里的，就是不見小船和“小沒魂”。

“唔——唷！”唐大爷唤着鴨。

鴨子都嘎嘎地叫了。从他脚边秧田里游来十多只鴨。糟了，秧苗被鴨盘騰得像一摊子乱麻。他把鴨子赶下河时，又发现岸坎草窝里有三个鴨蛋，还有一个軟壳的，不禁喃喃地說道：“这下好！这下好！損了秧苗藏了蛋，我非找姓黄的算帳不可！”

四

黄叔叔屋里挤滿了人，一向不願意出头露面的老維

金也来了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叽叽喳喳，像捣了喜鹊窝。有的說黄叔叔眼光不灵，竟把废銅当黄金。有的說陈媽媽自私自利，只图儿子掙工分。有的主张快换个放鴨的。唐大爷一手端着碗(碗里放的軟壳蛋)，一手拿着三只鴨蛋，对大家亮了亮說：“这些蛋藏在河坎草窝里，不知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亏你是个副业主任！”陈媽媽认认真真地頂他說：“这是‘晏生蛋’^①嘛，怎么講是他藏起来的呢？”

唐大爷紅着脸說：“那他不該去蕩魚……”

“小沒魂”說：“我已向黄叔叔认錯了。”

黄叔叔接着說：“他保証改呢。”

“生成皮长成骨，我不相信他能改好！”唐大爷轉向老維金，央求地說：“你出来領陣吧！”

老維金連連搖頭說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但他还是关心鴨子的，“眼下正是鴨生蛋的旺季，可就有了晏生蛋和軟壳蛋，这苗头不好。怕要‘住蛋’了。”

住蛋，就是減产。唐大爷連說几声了不得！担心供銷部的合同会落空。他肯定說，住蛋的原因主要在放鴨的身上。他說：“老黄，你是支部書記，我們这一千口的大家，你是中梁，我是边柱，誰的担子輕重，你自然明白。”說

① 一般鴨子的生蛋時間是在下半夜到天亮。日出以后，鴨子放出栏，把蛋生在河里或岸上，都叫晏生蛋。